

十年之变 喜迎党的十八大特别报道

在一定的时期内，“城中村”可能还将存在。“城中村”要不要整治？该如何整治才有效，请来自五角场镇闸殷村变身的启示——

城中村：上海不能遗忘的角落



■ 今天上午，昔日两旁垃圾堆积如山的河道，如今种上绿色植物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下这么大的雨居然没积水”

拆队离开后，施工队进场了，为的是完善“先天不足”的基础设施。先清除河道垃圾，5吨的垃圾车运了十几年，然后在市京路这一南北通道铺设了近百米的下水管道，使原来只通小河道的排水管道与外面的大市政连接，在青石路易积水的地方做了几个窨井。此次整治后，恰逢台风“海葵”来袭，疏浚的河浜，新设的下水管道、窨井等都发挥了作用，村里没有积水。

外来人员李芬培在村里开了家小杂货店，她说：“我在这里住了11年了。原来门口废品、垃圾成堆，下雨天就积水，现在彻底变样了，下这么大的雨居然没积水。大家都感谢政府，做了件大好事！希望一直这样。”李芬培还高兴地拿出饮料，一定要请记者喝，让大家分享她的喜悦。家住华国家园的刘士德老先生高兴地说：“被遗忘的角落”没被遗忘！我们华家园也沾光了。从楼上看来下去关清爽，大家都很舒服。”

整治经费50余万元怎么花？

为防止整治后再回潮，镇政府决定对闸殷村实行封闭式管理，建道口、围墙、门卫室，整个闸殷村共设5个出入口，建5扇大铁门，今后只容小车进出。下一步，镇政府还将委托物业公司进行管理，在村里安装电子监控探头，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提升“城中村”的安全防范水平。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了一个数字：到目前为止，闸殷村的整治只花了50多万元。记者十分惊讶，这点经费和如此大规模的整治似乎有点不相称。这50多万元花在了哪里，够不够？五角场镇副镇长叶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河道疏浚及垃圾清运10万元；新装5处铁门5万元；修外面围墙近500米，15万元；铺下水管道及防汛设施10万元；新装50多个垃圾箱（桶）、晾衣架、停车设施，5万元。最近正在进行的内部围墙粉刷，还需七八万元。

这50余万元中，还包括围墙、铁门、晾衣架等便民设施！而拆除违法建筑1800平方米，只支付了一些农民工的劳务费，没有花多少钱。“这次靠各部门联手，除了镇政府，区里各职能部门都派人常驻闸殷村，严格执法，不留死角。相对于资金，我们投入的人力成本较大。”叶靖说。

整个夏天，工作组的十多位同志每天在闸殷村巡查，每个人也都晒得黑黝黝的。可见，万事只怕“认真”两字。只要全力以赴，花小钱也能够办实事、办好事。 本报记者 邵宁



■ 许霏霖(右)和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

口述实录·十年

平时演出时只要我在剧场，我的“岗位”一定在票房附近——在那儿我会处理一些临时出现的情况，留心观众的动态，听听观众的反响。我觉得开心的是，这些年蛮多成功的演出项目我都参与了。“越女争锋”“评弹金榜”“上海的声音”、杂技芭蕾《天鹅湖》等等，前一年德国科隆歌剧院在上海大剧院演出《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么大的项目我也担任了主体运营，当然越剧我做得最多了，每年运作的场次有七八十场，连浙江的许多越剧团都叫我是越剧界的“老娘舅”。

买票看戏 不再“没面子”

不是说套话，作为一个演出经纪人，我这十来年所做的一切都有赖于上海演出市场这个大的环境。如果离开了这个生存面，再大的能耐也做不好。与国内大部分城市相比，上海的演出市场是比较成熟的，而且逐年规范。在许多国内城市，观众还没有买票看戏的习惯，不是买不起，而是觉得自己掏钱去买票是“没面子”的事。但是在上海，观众已经渐渐养成了文化消费的习惯，市场管理也规范多了。当然这也有个过程，以前的演出，一般团体票销售至少三分之一，现在倒过来了，有的演出甚至已经敢说不送票子，不需要靠团体销售，好的戏全部零售也照样客满。

早些年有不少戏曲演出票子卖不掉就送掉，那样至少场子看起来很热闹，我也做过这种事情。后来我开始狠心不送票，刚这样做时也遇到过很多窘境，当时还有媒体报道过“某剧团票房滑坡”，那次上座率只有5成。但我心里知道，虽然只有5成上座，都是货真价实的，从票房收入上来讲并不比送到满座的少，而且门口卖三块五块一张票的黄牛没有了，市场也开始良性循环了。这些年政府对戏曲的扶持不少，我觉得政府扶持项目也要从市场培育的角度上来考虑，把政府对文化的关注和投入与市场的杠杆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一举两得了。在去年，我和上海大剧院合作运作的“全国昆曲院中青年演员汇演”就是一个政府的项目，因为坚持市场化运作，效果相当不错，政府项目市场化运作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

苏浙一带的巡演，也是依靠了很多以前的积累，苏州、无锡、宁波、杭州等地的演出都免了场租费。上海一直被誉为“海纳百川”的国际化大都市，在文化消费上是大家都比较看重的“戏码头”，如何利用好这座城市的文化概念和文化容量，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下功夫去研究的课题。 本报记者 王剑虹

冷门剧种 找对观众也有戏

曾有一个媒体记者跟我开玩笑说：“就算是一堆垃圾你也能把它卖出去。”其实呢，每个项目都有它的闪光点，也都有它的不足之处市场的概念不是你

海派「戏码头」培育买票看戏人

经纪人见证申城演出市场逐年规范成熟

把票子摊在桌子上等观众来，你也要消费引导的。我这些年做过很多冷门的戏曲剧种，唐剧、甬剧、评剧、甬剧、秦腔等等。对于这些冷门剧种只要找对观众群，也同样能在上海演出，而且还能取得不错的反响。应该说，上海戏曲演出市场的容量还是有增长的余地的。

讲到引导观众，我就想起第一届“越女争锋”，那次我承担了50万元左右的风险做13场的比赛演出，把原来放在摄影棚里做的比赛放到剧场里做市场。当时很多人对我担心，因为参加比赛的大部分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演员，没有票房，我们第一轮最高票价只有80元，在运作上采取买一轮4场还可以对折，一个观众最少只要付60元就可以看4场比赛了，低廉的票价吸引了不少观众。观众进了场子后，随着演员的淘汰和胜出，就被牢牢地“圈进去”了。我们第二轮票价就有所上涨，优惠力度也有所减少，后来的复赛、决赛不少观众已“欲罢不能”。到最后的颁奖晚会最高票价280元，也提前半个月全部客满。结果不仅成本都达到了，还有赢利。

经营文化 先别考虑赚钱

我觉得文化这个事，先不要考虑赚钱，越想赚钱越赚不到钱。就像前面说的那些冷门剧种在上海的演出，虽然效果都不错，但赚钱还是比较难，不过我还是蛮有兴趣做这些。像陕西的秦腔，从《达到的玫瑰》到去年的《西京故事》，我已经连做了四部大戏了，秦腔剧院的陈彦院长觉得每次来上海都有不同的收获，还表示：“上海是一块可以让我们秦腔生存的地方，今后一有新戏一定想办法带到上海。”去年《西京故事》因为参加艺术节受到好评，政府奖励了剧团和运营商40万元，过去的亏损也补回来了。

这些项目我能收获什么？当然不只是成就感。就因上海接纳了西安来的秦腔，上海越剧院西北行的时候在西安演出，他们剧院就无条件地把剧场腾出来让越剧在那儿演。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我接了“宁波小白花”、“绍兴小白花”来上海演出，这些地方的剧团就记上海的一份情，我在安排上海越剧院在当地的演出时就会得到很多方便和优惠。前几年我做“评弹金榜”青年演员在

苏浙一带的巡演，也是依靠了很多以前的积累，苏州、无锡、宁波、杭州等地的演出都免了场租费。

上海一直被誉为“海纳百川”的国际化大都市，在文化消费上是大家都比较看重的“戏码头”，如何利用好这座城市的文化概念和文化容量，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下功夫去研究的课题。 本报记者 王剑虹

| 问题 | 问答 |

Q:10年来，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请您谈一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具体变化，您怎样评价这种变化？

A:我从一个工厂工人，凭着对艺术的爱好，走进了文艺圈，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使我的爱好变成了职业。上海这座城市在演出市场上已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形成了海派的文化大码头，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各个环面的通力合作，我离开了这个生存面，再大的能力也是做不好的，如果认为我作出了些成绩，首先要感谢这座城市。

Q:您过去10年工作的成绩、事业，在欣慰的同时，还有怎样的一点遗憾呢？

A:其实剧场、剧团的领导都是最好的演出运行商，如果我们共同来改变目前的生存发展模式，将会使演出市场更加规范、健康地发展。“买票看戏，天经地义”我做这一行起一直想请人为我把这句话写了挂在办公室里，但愿做这一行、喜欢这一行的人心中都有这点想法，演出市场的明天会更好。

Q:新的10年即将开启，能否谈一下您或您家人的心愿？

A:我希望上海能成立越剧的专业演出公司，不久的将来在上海举办集展览、演出、研讨为一体的中国越剧博览。我最大的心愿是，有生之年能够参与这一活动。

【记者手记】

在我们这座繁华的大都市里，“城中村”是一个奇特的地方。这些地方曾经是城乡结合部，而今却是中心城区。这里原来是农民的宅基地，如今的住户却主要是外来人员，外来人员和户籍居民的比例高达10:1。这里狭小拥挤、环境脏乱，自成一个“小社会”，治安、消防、卫生等隐患突出，甚至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浦东新区居家桥的陶家宅、徐汇区华泾镇的东湾村、杨浦区五角场镇的闸殷村，都是这样典型的“城中村”。

再过若干年，“城中村”定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目前还无法将其从地图上抹去。里面住着的外来务工人员，虽然生活在城市的底层，收入微薄，常年蜷缩在狭小脏乱的蜗居中，但他们同样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服务者、奉献者，他们大多都在

艰苦但不可缺少的岗位上劳动，如环卫工、菜场卖菜的、钟点工……他们的生存状态，同样值得关注。

由于他们的收入只能承受这里的房租，让他们全部搬出去，不现实。那么，最终将全面改造的“城中村”，现在要不要整治？如果要整治，该怎样做才彻底、有效？

面对这样一个城区管理难题，杨浦区五角场镇试着进行破解，初见成效。在“废品村”闸殷村里，取缔了17家废品回收站，8家地下食品加工场，拆除了近2000平方米的违法搭建，新建了排水系统。而全部整治经费只用了50余万元！在整治市容环境动辄投入上百万，甚至数百万的今天，此次工程提供了一个高效能、低投入的范例，值得剖析一番。



■ 整治之前垃圾堆满河道 陈保安 摄于今年5月

城市副中心边上有个“废品村”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相信，在距流光溢彩的五角场不远，紧邻高尚住宅区新江湾城，还有这样一片“都市村庄”。从政立路转到闸殷路，再到三门路、民府路、市光路、民壮路围成的一大块区域，就是闸殷村。这里主要是两三层农民住宅，房与房犬牙交错，没有管道煤气，没有卫生设施，空气中弥漫着异味。可居民说，现在与过去相比，已经是“一天，一个地”了。

27岁的云南女子蔡永华一家四口住在村口的房子里。房子的底楼隔成了两间，她一家四口住其中一间，十来平方米，没有窗，白天也十分昏暗、闷热。她告诉记者，隔壁原来住着一个收废品的，小院子里都是废品，一个角落里放着液化气瓶和简单的煤气灶，她就天天在边上做饭。丈夫是空调安装工，每月收入三四千元，她在家带孩子。这样

一间房每月房租400元。“主要是因为房租便宜，不然谁愿意住在这里啊？”蔡永华说。

这里住着3400多人，其中近90%是蔡永华这样的外来人员，本地人仅200多人。长期以来，这里集聚了19家废品回收站，8家地下食品加工场、2家编织袋加工场、3家老虎灶。村里违法建筑连片，空地上堆满了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废品。虽然有公共厕所、垃圾箱，但许多人还是将垃圾、粪便往河里倒，河道变成了臭水沟。

这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杨阿姨是闸殷村为数不多的本地人，她说：“原来我家隔壁有一家回收玻璃的，瓶子堆得像小山高，天天夜里敲玻璃，吵得我们根本没法睡觉。”许多居民深受泡沫板加工之苦。在闸殷路2039号，外来人员租下居民房子后，在500平方米的空地上搭了十几间工棚，运来机器，天天晚上加工泡

沫塑料，声音、粉尘都很大，气味闻了让人头晕。

闸殷村又被称为“废品村”“垃圾村”，外人望而却步。民府路另一边有个商品房小区华国家园，推开窗就是堆得几米高的废品，漫天灰尘，凌晨四五时就有货车进出。由于是农村宅基地，这里没有完善的下水设施，积水是家常便饭，2008年的“麦莎”台风时，积水最深处曾达腰部。居民怨声载道，说这里是“被遗忘的角落”。杨浦区也多次对闸殷村开展整治，但效果不大。

向20年的老大难“宣战”

今年6月，五角场镇首创创建国家安全社区，决定彻底整治闸殷村，向20年的老大难“宣战”。镇长袁敏生说：“哪怕明天旧区改造，今天也要整治！”镇政府集中各方力量，成立了闸殷村市容环境管理整治工作组，规土局认定违法搭建，工商所管非法经营，食药监所管非法食品加工，城管管乱

设摊，交警、镇派出所管交通和治安，环卫所管垃圾清运，上述部门全部派员参加工作组，形成合力，每天驻扎在闸殷村。闸殷路青石路口有一片空地，约2000多平方米。3个村民在多年前将空地占了，出租给三家废品回收站，一家收木材，一家收玻璃瓶，另一家收其他废品，均无证经营，还搭了两层的违法建筑。从6月11日到7月底，工商、公安和城管等部门一次次找3个村民谈，使他们认识到，这是集体的土地，他们无权占据。经过几个回合的“斗智斗勇”，3个老板只好关门走人。几家玻璃加工场、泡沫板加工场，也在这次整治中彻底被取缔了。杨阿姨高兴地说：“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拆除违法搭建“动真格了”

区食药监所二分局监督员徐重裕第一次走进闸殷村，差点没被熏得晕过去，他是屏着气才走过

去的。经过排摸，闸殷村共有8家地下食品加工场，外来人员在这里加工猪头肉、猪大肠、豆腐干、发绿豆芽、做冷面、盒饭，然后源源不断送到附近的菜市场 and 夜排档。徐重裕和其他工作人员向非法经营户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3至5天内全部停业。6月中旬，地下食品加工又有回潮，工作组便采取执法行动，取缔所有小作坊，彻底堵死了不洁食品的源头。

环境整治中，最难啃的骨头要数拆除违法建筑，违法建筑中最顽固的要数市京路199号。镇政府经过前期工作，待废品回收业主搬离后，于7月13日开展联合执法，出动城管、民警，以及环卫作业队、施工队共40多人，铲车、挖掘机和卡车齐上阵，对市京路199号、民府路301号等几处违法搭建进行拆除，共拆除违法建筑750平方米。老百姓拍手叫好：“这下动真格了！”这次联合执法对周边违建户主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闸殷村共拆除违法搭建1800平方米！

时过境迁 10年民生新地标

水库之大好比十西湖 清水惠民取自青草沙

从空中远眺青草沙水库，一条高8.5米、长48.41公里的大堤围起近70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个西湖的水面，其形状宛如一条静卧长江中的美丽中华鲟。去年6月建成投运的上海“十二五”期间投资规模最大的民生工程——长江口青草沙水源主体工程，使得上海这座特大城市拥有了一个有效库容4.38亿立方方的水库。水库蓄满水时，可在不取水的情况下连续供水68天，确保咸潮入侵期的城市原水供应。

长期以来，上海市原水主要依靠黄浦江上游和长江口陈行边滩二大集中水源地，其中黄浦江约占70%。由于黄浦江上游可供水量有限，且受到上游和沿岸污染的影响，水质相对较差并具不稳定性，黄浦江上游水源已部分

不符合饮用水取水标准；而陈行水库避咸蓄淡水库库容偏小，抗咸能力低下，供水规模已不能满足城市社会经济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供水水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能早日喝上优质的长江水，一直是广大市民群众的一个夙愿。

2006年9月，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上海市政府决定将位于崇明岛的青草沙建设成为上海新的水源地。2007年6月，这项关系到城市供水安全和改善饮用水水质量的民生工程建设正式启动。2011年6月8日，青草沙水源主体工程建成，并全面投入运行。青草沙水，涓涓流入上海的千家万户，约1000万人日上了可饮I类至II类标准优质的长江水。 本报记者 张欣平



■ 2007年6月开工的青草沙工地

■ 2011年6月，青草沙水库俯瞰

■ 本文摄影 郑章军